

当代史研究

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

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 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

毛远臻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摘要: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苏联于10月吞并波兰东部。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也被苏联合并。苏联新并入的地区大约有200万犹太人。在这些新的地区,苏联政府推行了“苏维埃化”政策,进行改造。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苏联建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政府接纳甚至鼓励了一定的苏联犹太文化自治。战后,鉴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逐步调整了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掀起了一场排犹运动。以此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医生案件”

中图分类号: D751.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05)增刊-0078-08

俄国反犹的历史比较久远。在沙皇俄国时期,沙皇政府对其境内的犹太人实施限制和迫害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强调各民族权利的平等,严禁反犹主义,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同时,对境内犹太人的政治组织、宗教、文化、教育诸方面进行严格的限制。当二战爆发后,面对法西斯的入侵,苏联政府对境内的犹太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战后,当冷战日益临近,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呢?在下文中将探讨这两个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二战时和战后初期(1939—1953年)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并对其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战争年代的“黄金岁月”: 苏联政府的“解禁”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发布了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强调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和民族自决的自由权。政权初期苏俄犹太人的状况大为改善,反犹主义被宣布为非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1](p.174)一些犹太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苏维埃政府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对犹太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托洛茨基集团的清除和斯大林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的开始,大批的犹太人从党和政府中被清除掉,很多有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以“反革命”和“间谍”等罪名遭到判刑和处决。[3](p.540)、[4]但总的来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同沙皇时代的境况相比,犹太人在就业、教育、文化诸方面都有改善。

1939年8月24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对于德国迫害犹太人的野蛮行径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并压制国内反纳粹和

收稿日期:2005-05-30

作者简介:毛远臻(1981—),男,湖北省十堰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在国家决策机构政治局的7名委员中,有4名委员是犹太人,他们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见参考文献[2](p.213)

反法西斯的舆论报道。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0月苏联吞并波兰东部。1940年苏联合并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上述苏联新并入的地区大约有200万犹太人。1939年苏联境内大约有300多万犹太人,现在猛增到500万左右。[5](p. 333)在这些新的地区,苏联政府推行了“苏维埃化”政策,进行改造。[6](p. 251)经过改造,新合并地区的犹太人可以上大学和自由谋业,过去传统的犹太文化被非宗教的共产主义—犹太文化所代替。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揭开了苏联各族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序幕。在战争初期,大量的苏联犹太人从苏联西部被苏联政府疏散到相对安全的后方。估计大约有150万人被疏散到乌拉尔河地区和中亚地区。[1](p. 189)、[5](p. 402)到1941年10月,苏联西部绝大多数地区被德军占领,纳粹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针对犹太人(当然也包括苏联其他的民族)的大屠杀。在战争的头5个月里,大约有50万犹太人被杀害。[5](p. 401)

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把苏联各个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这不仅促使苏联同英美等国结成联盟,还使得苏联国内各民族人民空前的团结。这对苏联犹太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德国法西斯是最为凶残、最为野蛮的反犹主义者,其暴行激起了苏联犹太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他们全身心地支持苏联,寄希望于苏联早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脱离这场犹太人的浩劫。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国外的力量支援反法西斯战争,苏联建立了一系列的反法西斯委员会。1942年苏联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下简称犹委会)。

1941年8月24日在苏联举行的犹太人民代表的大会上,苏联著名犹太人演员米霍埃尔斯、苏联著名犹太人作家爱伦堡等人在发言中,一致呼

吁全世界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同法西斯斗争和支援苏联进行卫国战争。[7](上册)(pp. 5~21)这个呼吁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建立了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帮助战争中的俄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社会委员会,以支持苏联反法西斯战争。[3](p. 345)

1942年,苏联决定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隶属于苏联情报局。苏联情报局副局长、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所·洛佐夫斯基(是犹太人)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不是用来处理苏联国内事务的犹太人机构,而是苏联对外宣传的组织。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反法西斯的宣传和组织国外的犹太人支援苏联。[7](上册)(pp. 34~35)苏联著名的犹太人演员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1942年5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会上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和为苏军捐资购买100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7](上册)(pp. 44~48)1942年6月在古比雪夫出版依地绪语旬刊《团结报》。在1943年出版依地绪语作品的出版社“德尔埃梅斯”开始工作。有人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10万本依地绪语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这超过了战前时期(1917—1941年)所有依地绪语书籍的数量。犹委会还开办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的依地绪语广播。1943年底,犹委会成员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被派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进行宣传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向国外的犹太人对苏联进行正面的宣传和争取他们对苏联的支援。[7](上册)(pp. 68~69)、[8](pp. 236~237)这次出访被看成是恢复苏联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之间联系的第一步,这种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完全中断。在访问途中,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还会见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魏茨曼等许多国外犹太人的领导。1944年11月在纽约召开了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需要说明一下,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大约两年中,苏联当局禁止媒体报道纳粹的反犹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大屠杀的情况,致使大量的苏联犹太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德国法西斯对它们构成的巨大危险。如果对纳粹暴行的报道比较充分的话,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苏联犹太人逃离屠杀。在这一点上,苏联当局负有一定的责任。见参考文献[5](pp. 331~332)

最早提出成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即后来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人,是两位来自波兰的革命者——亨·埃利希和维·阿尔特。在1941年10月,他们先后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斯大林提出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建议。参见《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1941年10月)和《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1941年10月)引自参考文献[7](上册)(pp. 24~26)然而1941年12月两人被苏联逮捕。逮捕他们是遵照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理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有关他们同德国人的联系的材料(这显然是一个借口而已)。见《茹科夫关于逮捕埃利希和阿尔特的报告》(1943年2月),引自参考文献[7](上册)(p. 54)后来埃利希在狱中自杀身亡,阿尔特则被苏联处决。

在1943年“德尔埃梅斯”共出版了56本依地绪语书籍和小册子,有很多的版本超过了10000册。见参考文献[5](p. 385)

除此之外,据费费尔估计,这次出访大概募集到200至300万美元捐款。见参考文献[5](p. 387)、[6](p. 262)

领导人召集的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经苏联政府同意后,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率领苏联犹太人代表团参加会议。

在战争中犹委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颂扬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英勇抗敌英雄业绩;还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支援苏联,使得战时大量食品、药物、衣物、钱财无私地援助给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事实证明,犹委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战后,苏联政府对于犹委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战争期间,犹委会在促进动员外国犹太人居民参加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工作中发挥了“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7](上册)(pp.169~170)

苏联犹太人在对德国法西斯的直接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战时大约有50万苏联犹太人参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数约有16万至20万。还有不少苏联犹太人参加游击队同纳粹英勇地战斗。

德军的入侵,促使苏联各族人民空前的团结。苏联为了团结一切有利的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对内和对外政策都作了重大的调整。首先,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建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委会的建立,被称为苏联“内部政策的轰动性的逆转”。[5](p.380)因为这之前,苏联政府解散了各地的犹太人组织,甚至成立于1918年的苏共犹太局也于1930年被撤销。战争的爆发,针对犹太人的很多限制被束之高阁,而犹委会以其积极的活动,又为犹太文化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战前,依地绪语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许多依地绪语刊物不是遭到关闭,就是无法办下去。[3](p.663)二战时,犹委会开办依地绪语报刊和广播,一大批依地绪语书籍的出版,依地绪语开始活跃起来,这促使了苏联犹太文化一定的复兴。可以说,苏联政府接纳了甚至鼓励了一定的苏联犹太文化自治。其次,在对外交往中,苏联政府允许甚至支持犹委会到国外访问和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扩大了境内的犹

太人对外联系。这也是苏联政府政策的重要转变。战前,苏联一直谴责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斥责犹太复国主义者 of 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在国内严厉禁止犹太复国主义。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和物质援助,苏联政府改变了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允许境内的犹太人同国外犹太人进行一定的交往。第三,对苏联犹太人的宗教限制也减少了许多。在战时出版的苏联依地绪语的书籍中没有一部反宗教的作品。[5](p.385)第四,由于战争的需要,苏联的军队向各族人民敞开了大门,大批的苏联犹太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很多人英勇作战,因军功受到苏联政府的奖励,赢得了民族尊严,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政府废除了针对犹太人很多的限制,解除了不少的禁忌,使得境内的犹太人获得了自苏维埃政权以来最为宽松的环境。同时也应看到,苏联政府是迫于战争的严峻形势而调整政策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政策是否能够延续下去,还是一个未知数。

二、和平年代的“黑暗岁月”: 排犹运动的爆发

战后苏联境内约有250多万犹太人,仅次于美国(约有500多万犹太人),[1](p.191)居于世界第二位。战后初期苏联犹太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例如有六座犹太人剧院仍存在着。犹委会还是照常工作,仍出版着报纸。但是这种平静似乎隐藏着某种不祥之兆。众所周知,二战中犹太人惨遭浩劫。但在苏联,犹太人的牺牲经常被转述为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的牺牲。

战后来自苏联政府对犹委会的批评不断。纷纷指责犹委会越来越多地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性质,非难犹委会机关报《团结报》和犹太文学具有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倾向。有的提出要改进犹委会的工作,有的甚至建议解

在苏联的军队中不少于200名苏联犹太人将军,约有6万名犹太战士被授予勋章,约有145名犹太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大约2万名苏联犹太人游击队员在苏联西部的德战区同纳粹战斗,在杀敌和破坏敌人的物资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参考文献[1](p.190)

1945—1963年间苏联官方的出版物中竟没有一书籍提及犹太人是战争的受害者。纪念碑上的受害者只注明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竟没有注明犹太人的字样。对于苏联军队和游击队中的犹太籍官兵,只是很少人提及甚至无人提及。见参考文献[1](p.191)、[6](pp.259~260)

散犹委会。[7](上册)(pp. 147 ~ 149) 1947年7月联共(布)中央以犹委会在战后时期已不能胜任战时所担负的任务,指责犹委会擅自担负起并不属于自己的职能,决定对其改组。[7](上册)(pp. 180 ~ 181)

在对外政策上,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苏联政府虽然在国内禁止犹太复国主义,但是赞成巴以分治,支持以色列建国。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同英美争夺巴勒斯坦这个战略重地,向中东地区渗透苏联势力。1948年9月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戈尔达·梅厄到达莫斯科。11月她前往莫斯科的犹太教堂,大约有5万之多空前庞大的苏联犹太人群聚集在那里欢迎以色列代表团。[5](pp. 447 ~ 448)、[11](p. 620)可见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不能不引起苏联政府的担心和疑虑,招致了苏联政府对苏联犹太人是否忠心的怀疑。

从1948年开始,苏联犹太人的生活逐渐不平静起来。很多西方的历史著作把1948年至1953年(即到斯大林逝世)称为苏联犹太人的“黑暗岁月”。

1948年2月,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被暗杀。他的死似乎预示着犹委会的命运。1948年1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犹委会乃是反苏宣传中心,并且不断地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为由,决定解散犹委会。[7](上册)(p. 197) 1948年底,犹委会被解散,其机关报《团结报》被停刊,出版社被关闭。随后,犹委会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被逮捕。依地绪语杂志 Heymland 被停办,莫斯科依地绪语剧院的主要成员被逮捕。苏联作家协会的犹太部被取消。在1948年冬至1949年,大部分主要的苏联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被逮捕。除此之外,开始严格限制依地绪语教育和书籍。依地绪语学校被关闭,书店中的依地绪语书籍被清除掉。[1](p. 194)

1949年苏联展开了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

这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瞄准了苏联的犹太人。随着运动的开展,人们开始怀疑苏联犹太人对苏联是否忠诚。那些“世界主义”犹太人被指控为试图破坏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忠心。在报纸上抨击“无根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据估计60%的知识分子被指责为犹太人。还进行所谓的“假名揭发”,即揭发出“世界主义作家”的原犹太姓名。[1](p. 194)

1952年8月,24名重要的依地绪语作家被枪毙。1952年11月在布拉格发生了“斯兰斯基案件”。捷共总书记犹太人斯兰斯基和其他13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11名是犹太人)以参与“锡安主义”(即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间谍活动和与美国情报机构勾结为名被枪决。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舆论中出现了反锡安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激烈言论。[5](pp. 517 ~ 518)在“斯兰斯基案件”两天之后,苏联发生了反对犹太人“骗子和盗用公款者”的浪潮。在报纸上登载了侵占国家各种生活物资的著有醒目的犹太人姓名的“犯罪分子”。大量的犹太人从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以及工矿业部门被撤换。[5](pp. 529 ~ 533) 1948年至1953年间,有63名犹太将军和111名上校退休,到1953年在苏联高级别军官中没有一位犹太人。在最高苏维埃成员中犹太人也少得可怜。[5](p. 531) 1953年新版的24卷《苏联大百科全书》里面只有4篇专栏文章介绍犹太人。相反,1932年版则至少有130多篇文章来介绍犹太人的历史、宗教、文学等。[6](p. 275)

1953年1月苏联发生了“医生案件”。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公布了一起惊人的消息:苏联内务部破获了克里姆林宫一个阴谋团体。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季马舒克密报,宣称克里姆林宫有多名有名的医生“企图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活动家的性命”,并说他们已杀害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打算暗害苏联

1947年5月,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表示完全的支持。1947年11月29日在联大分治决议的表决时,苏联等东欧的8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苏联还批准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苏联迅速于5月17日予以承认,是继美国和危地马拉之后第三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见参考文献[9]、[10](p. 454)

这是苏联安全局精心策划的,而苏联官方则宣布米霍埃尔斯死于车祸(过了几年,在“医生案件”中,米霍埃尔斯被说成是反苏的犹太民族主义中心的领导人)。见《贝利亚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4月2日),见参考文献[7](上册)(pp. 198 ~ 201)

1952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成立了军事审判庭,对犹委会的领导人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5人进行了秘密审判,认为“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以参加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情报等理由判处13人死刑,一人被流放,一人死于狱中。犹委会的悲惨命运终于画上了句号。参见《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洛佐夫斯基等人的判决书》(1952年7月18日),见参考文献[7](上册)(pp. 855 ~ 869)

高级将领。因此她被斯大林亲自授予列宁勋章。这9名医生中有6名是犹太人。公告指出这些医生同“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乔因特”(即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实际上是由美国知识分子建立的、用来给其他国家犹太人提供物质帮助的组织)相勾结,从事反苏活动。[5](p. 541)这份诽谤性的公告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排犹运动。不仅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而且作为“预防措施”还从其他许多科学研究院和高等院校中赶走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专家。许多教研室、医院、实验室都减少了近半数的人员。从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删掉了许多犹太人作者所写的书。甚至由被捕的医生研制出的药品也遭到了禁止,虽然这些药品早已得到了公认。[12](p. 848)报纸、杂志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鳄鱼》杂志发表了公开反对犹太人的小品文,《星火》杂志题为《警惕、再警惕》的社论中,历数了被捕医生的犹太姓名,称他们是“人类中的恶棍”。《真理报》刊登了“关于在各个城市中逮捕间谍”的报道,其中列了一长串犹太人的姓名。[11](p. 654)

有很多非犹太苏联居民高度警惕和猜疑周围的犹太人,甚至对犹太人进行殴打。有的犹太人害怕出门外行。这时,传出谣言说,苏联犹太人将被从大城市中赶出来,驱逐到西伯利亚。这在苏联的犹太居民中引起了极度恐慌。苏联的排犹运动遭到了西方强烈的谴责。为此,苏联官方决定准备一个宣传活动,以犹太人代表的名义起草了一封集体签名的信。申明在苏联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排犹运动。[11](p. 656)据说,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弗·若·居里和保罗·罗伯逊就苏联的排犹事件乘飞机来会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拒绝会见这两位社会活动家。[12](p. 848)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3年4月4日,苏联政府撤消了对“医生案件”中受牵连医生的所有指控(有两名医生已死在狱中)。

三、“由热到冷”的由来和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到斯大林逝世这段历史时期,苏联犹太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无疑同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态度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紧密相关。二战中,面对德国法西斯惨

无人道的大屠杀,苏联犹太人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个过程中大大地激发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而这种民族意识增强的势头在战后似乎没有停下来。这不可避免引起了苏联政府的警觉甚至是忧虑。战后初期,这主要表现在苏联政府同犹太委会的分歧和矛盾中。于是出现了犹太委会被解散,其主要成员被捕的命运。随后,苏联政府又逮捕了一批重要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苏联政府主要的措施集中于遏制和严格限制苏联犹太人的文化上。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展开和“医生案件”的出现,对苏联犹太人的严厉限制和排挤,从开始的文化上扩展到政治层面,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从开始的限制犹太人的政策发展到全国上下的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浓厚的官方和群众性的反犹主义色彩。这同苏联政府严厉打击反犹主义和坚持民族同化的政策背道而驰。出现这种局面,有较为深刻的原因。

首先,从苏联犹太人来说,二战是苏联犹太人的一场浩劫,又是一次促进民族发展的契机。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激起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感情。战时苏联政府放宽了对犹太人诸多的限制,接受甚至鼓励了苏联犹太文化一定的自治,促进了苏联犹太文化一定程度的复兴。犹太委会的成立,使得苏联犹太人能够同国外的犹太人进行一定的接触和交往。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强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作为苏联犹太人的代言人的犹太委会,由于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苏联政府对其的支持,以及苏联犹太人民族意识的增强,促使了犹太委会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本民族的心声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然而,这就同苏联政府的既定政策发生了冲突和矛盾。苏联政府决定成立犹太委会,主要目的是要求其对外进行反法西斯的宣传和组织国外的犹太人支援苏联,而没有赋予它任何的对内职能。如果说战时犹太委会对国内事务的干预,苏联政府能够容忍的话。而战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政府却越来越难以容忍。例如犹太委会就国外援救犹太人物资分配问题、关于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共和国、关于犹太人移居比罗比詹等其他问题向苏联政府提出建议和发表看法。这显然超越了苏联政府赋予犹太委会的职能,引起苏联政府中的一些部门和领导人强

烈的不满。[7](pp. 160~182)

1948年11月以色列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前往莫斯科犹太教堂,约有5万多空前庞大的苏联犹太人群聚集在那里欢迎以色列代表团。这种似乎“过急、过热”的反应,被当作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不会不引起苏联政府的警惕和担心。另外,在战后苏联政府一直严禁犹太人向外移民。而驻苏的以色列大使馆对外宣传时,有希望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倾向,并且还批准了一位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申请。这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1949年2月8日,苏联外交部代表佐林就此事召见以色列公使梅厄夫人,以“以色列大使馆的做法不合法和不符合外交使团身份”提出强烈抗议。[5](pp. 484~485)

其次,由于战争的结束,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犹太会对国内事务的干预,苏联犹太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种种“民族主义情绪”,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过激”反应,引起了苏联政府的疑虑——苏联犹太人是忠诚于苏联,还是忠诚于以色列呢?这一切使得苏联政府认为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不断地膨胀,必须对其降温。于是出现了解散犹太会、逮捕苏联犹太人知识分子那一幕。另外,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冷战日益临近,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由于朝鲜战争中以色列站在美国一边,推行亲美的政策,以及在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等问题上存在矛盾,苏以关系也逐渐疏远。冷战的临近,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骤然变冷,造成苏联全国上下紧张的气氛,使得苏联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十分不理智地对待国内人的对外交往和联系。在当时的苏联,人们可能用一种冷战的思维进行简单的推理——西方是苏联的敌人,那么同西方有联系的个人和团体则被怀疑是卖国贼和间谍分子。苏联犹太人不就是同美英、亲美的以色列有着紧密的联系吗?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人们普遍开始不信任苏联犹太人,甚至憎恨和仇视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被政府怀疑成间谍,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遭到逮捕。

第三,在苏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和战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势力的抬头。众所周知,在沙俄,反犹的历史久远,并形成了官方的反犹主义。虽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严厉打击反犹主义,

但是反犹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势力得到了发展。俄罗斯民族作为苏联的主要民族,在苏联政治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过分地宣传和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主导作用,势必滋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将破坏各民族间的平等、尊重、互助的民族关系。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多次举杯祝贺和感谢俄罗斯民族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说“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领导力量”,[13](pp. 428~429)而对于其他民族的贡献和牺牲却只字不提。俄罗斯人民向来被称为“领导的人民”,“在各平等的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老大哥”,等等。这种过分强调俄罗斯族的作用和地位的做法,导致忽视少数民族的作用,歧视、不公平地对待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要求,不作具体地分析,动辄以“民族主义”进行粗暴和严厉的打击,尤其体现在战后苏联政府处理境内犹太人的做法上。

最后,由于战争的缘故,在战时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战,而战后初期为了恢复经济进行国家建设,苏联犹太人本身普遍拥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于是大批的犹太人受到重用,参加到国家的很多部门中,尤其是文化教育、科研机构中,而这又会引起主体民族的嫉恨和不满。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一场混杂着强烈的反犹情绪、冲动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排犹运动在苏联应运而生。

从1948年至1953年这段历史时期,苏联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产生了较多的负面效应和较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背离了苏联政府一贯坚持的严厉打击反犹主义和坚持民族同化的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发展苏联各民族平等、尊重、互助关系的原则。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按照他的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以此认为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并反对犹太民族文化自治,坚持民族同化政策。[14](p. 64, p. 67, p. 91)除此之外,斯大林也认为要严厉打击反犹主

义。他说：“种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反犹主义是人吃人恶习的最后的残余。”在苏联，反犹主义是作为一种极端敌视苏维埃制度的现象而受到法律及严厉的追究的。〔15〕(p. 316)应该说，在斯大林执政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除开晚年的最后岁月）坚持了苏联犹太民族同化政策和严厉打击反犹主义的政策。在斯大林晚年，苏联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不利于苏联犹太人的事件和做法，致使很多的著作（例如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赫鲁晓夫的著作和西方学者的著作）把他刻画成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者。其实，作为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只能说他是一位坚定的实用主义者。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往往以阶级立场和国家利益为中心，〔16〕(p. 80)忽视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采取了过于实用的做法，且方法极为粗暴和简单，背离了自己所制定的民族政策。这不仅在处理苏联犹太人问题上体现出来，还体现在处理其他少数民族问题上。而且这种过于实用的做法，又被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继承（例如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后，苏联又提高了反以色列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调子，又给苏联的犹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较多的时候不仅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问题。

其次，苏联政府以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1948年至1953年，苏联把大批的犹太知识分子当成“民族主义者”、间谍和卖国者逮捕，最后又把其中很多人枪毙。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对待犹太知识分子，显然是一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在战后，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案件”又被宣布为冤案（事实也是如此），这显然大大损害了苏联党和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而斯大林本人也被很多人刻画为“反犹主义者”。冤假错案给苏联犹太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由于苏联犹太人长期受到排挤和压制，他们同苏联政府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在20世纪70、80年代，当苏联放

宽了对犹太人出境的限制后，有大批大批的苏联犹太人纷纷移居以色列，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苏联政府只强调反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情况在处理苏联犹太人问题上很鲜明地表现出来。苏联政府的这种做法招致少数民族的反俄情绪。同时带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俄罗斯人又强烈地要求在各民族中的主导作用。于是形成恶性循环：俄罗斯人的优势（具有民族优越感）激发了少数民族的反俄情绪；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具有强烈的反俄情绪）又强化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那么这就严重地威胁到了苏联的统一和团结。

通过对二战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苏联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二战前对境内犹太人的严格限制到二战时把诸多限制束之高阁，并接受甚至鼓励境内犹太人文化自治，再到战后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对境内犹太人进行排挤、压制甚至是迫害的政策。这期间，形势变化了，对犹政策变化了，而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对犹之政策永远服务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这一宗旨。可以说，国家利益是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乃至其民族政策的中心坐标。应该说，这个宗旨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苏联政府以及苏联的领导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过于强调主体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了过于实用的做法和极为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仅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

因此，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如何协调国家的利益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如何处理好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等，这些问题是很现实、迫切的问题，关系到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状，更关系到它的长治久安。当我们审视苏联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失误、经验和教训时，或许能够找到某些答案。

在20世纪20年代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赶下台，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出于反犹目的。根据他的民族理论，认为世界各地犹太人（也包括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坚决反对犹太民族文化自治。在国际上，斯大林强烈谴责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严厉禁止犹太复国主义。但是二战时，为了团结一切有利的力量进行抗战，苏联建立了犹委会，接受甚至鼓励了一定的苏联犹太民族文化自治。战后，为了把苏联的势力渗入到中东地区，苏联坚决地支持以色列建国。也可以说，这时苏联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犹太人——起码以色列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又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意义），苏联采取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犹太人的做法。“医生案件”也可能是斯大林在晚年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发动的，并不是出于反犹目的。

虽然斯大林早期的民族理论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但是在二战中和战后，他对犹太人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主要的证明是苏联建立犹委会、接受和鼓励苏联犹太人一定的文化自治和支持以色列建国，肯定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Hilary L. Rubinstein, Dan cohn-Sherbok, Abraham J. Edelheit and Willi D. Rubinstein. *The jews in the morden world: A history since 1750*[M].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2.

[2] 查姆·伯曼特. 犹太人[M]. (冯玮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3] 徐新, 凌继尧主编. 犹太百科全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4] 杨曼苏. 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J]. 俄罗斯研究, 2004 (1).

[5] Nora Levin.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 [M].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87.

[7] 沈志华总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25 卷(上、下册) [Z].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8] . . . [M].

《 》. - , 2002.

[9] 姜天明. 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J]. 西藏大学学报, 第 19 卷(2) 2004 年 6 月.

[10] 徐向群, 余崇健主编. 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11] [俄] 爱德华·拉津斯基. 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M]. (李忠生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12]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M]. (赵洵、林英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3] 斯大林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斯大林文选[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14] 斯大林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斯大林选集(上册)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5] 李清芳编. 斯大林论报刊[Z].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16] 吴楚克. 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的裂变[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马思)

www.cnki.net

—

1939

1940

22 1941

40 -